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九十五目錄

杜位

對國公嘉禮判

許嵩

建康實錄序

劉太眞

爲陳大夫謝上淮南節鎭表

上楊相公啓

與韋應物書

顧著作宣平里賦詩序
送蕭穎士赴東府序
房州刺史杜府君神道碑
李紓
享武成王不當視文宣廟奏
故中書舍人吳郡朱府君神道碑
王璥
石浮圖銘
鄭務

對卒史有文學判
李廷暉
對祭祀判
對卒史有文學判
閻伯璵
都堂試才賦
射宮試貢士賦
歌賦幷序
彈碁局賦

函谷關賦
河橋賦
鹽池賦
對諸侯祭判
周太師蜀國公尉遲公祠廟碑
唐若山
登仙遺表
沈諒
對賢良方正策

劉清
止水賦
崔鎮
尚書省梧桐賦
北斗城賦
張甫
花萼樓賦
陶舉
花萼樓賦

高蓋
花萼樓賦
樊系
對列侯實封判
馬逢
西郊迎秋賦
崔譚
對賜則出就判

杜位

位襄陽人右拾遺甫之從子至德中與甫同在嚴武幕中後貶新州還爲夔府司馬歷司勳員外郎

對國公嘉禮判

國公有嘉禮謁者不示儀式科之云非五品已上仰處分

開國承家已膺明命成人宜室當率舊章所謂伊人展斯嘉禮三揖三讓爰修著代之儀墨車漆車將執親迎之道

眷言謁者曾莫是思儀式之間自合寵其茅土降殺之數
復何昧於等威縱以五品爲辭終冀片言斯折

許嵩

嵩肅宗時人

建康實録序

司馬子長善敘事古稱良史然班固嫌其疎畧是非頗謬
於聖人言論數篇以爲所蔽嵩述而不作竊思好古今質
正傳旁採遺文始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於陳末禎明三
年而吳黃龍已前雖引漢歷二十餘年其實吳之首事及

晉平吳太康之後三十餘載復涉西晉之年洎瑯琊東遷太興即位元年始爲東晉首年東晉一十一帝一百二年而禪於宋宋八帝六十年而禪于齊齊七帝二十四年而禪于梁梁五帝五十六年而入于陳陳五帝三十三年止隋開皇元年陳建首號梁之末年梁稱元年齊之季年齊初即位宋之餘年則四家終始共用三年而吳四帝五十九年南朝六代四十帝三百三十一年通西晉草吳之年并吳首事之年總四百年間著東夏之事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實錄具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詳簡文有機要不必

備舉若土地山川城池宮苑當時制置或互興毀各明處所用存古跡其有異事別聞辭不相屬則皆注記以益見知使周覽而不煩約而無失者也

劉太眞

太眞宣州人天寶末舉進士大歷中爲淮南節度陳少游掌書記徵拜起居郎累歷臺閣自中書舍人轉工刑禮三部侍郎貞元五年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爲陳大夫謝上淮南節鎭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日中使輔懷恩送告身至伏見恩制特
加臣銀青光祿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
仍封潁川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者臣以駑駘賤質葵藿
愚誠謬荷深恩頻膺重寄日月私照雨露曲霑負戴不任
兢惶失措臣某中謝臣自遠辭天闕恭守海隅伏思陛下
臨御之勤竊罄愚衷蹇拙之分所恨智慮不及績用無成
豈望陛下知懇款之不渝將纖毫而見擢特超階序俾易
旌旄錫以開國之封授以臨戎之節由江南之遠鎮践淮
表之名藩且地在要衝職名分閫副茲統理豈易其人臣

亦何功忽當此任仰膺休命雖叨覆載之榮伏省微躬實積負乘之懼臣即以今月二十五日發赴揚州其浙東使事已差觀察使殿中侍御史盧翰權知留後無任感戴戰越之至

上楊相公啟

太真啟前者曲蒙處分令獻所學舊文伏念早年僻居江介泛窺經典莫究宗源天寶中嘗遇故揚州功曹蘭陵蕭君語及文學許相師授而家貧世亂不克終之其後從役外府所用寡細雖抱夙心無因警發雖欲奔前賢之牆宇

揖作者之風度涉隅角而輒滯望端倪而自失嘗有一言逸至理一章適遺恨竊懷恥愧不覺淹留以深稽命之愆寧負厚顏之愧謹上近所記錄三十餘章反復内省慙惶汗流伏惟相公秉人文以作相數天縱之盛美發六籍以立言極三才之奧義協贊一德化成羣有懸衡而制其輕重操繩而審其曲直小人既無學術又無材用形神低悴年鬢頽老又念頃日曾霑引問擊蒙而恒失所對庸劣而竟無上補今復以此昧塵明鑒相公假爲之納其瑕穢小人不亦自重其嫌斥乎向使彊仕之間獲趨門館荷深仁

於哲匠被君子之善誘雖其頑嚚或有庶幾之道焉今過五十已加其四學之已困力又不足遇伯樂而反惡于長鳴視姬姜而自退其陋質抑小人之命也不敢多言謹啟

與韋應物書

顧著作來以足下郡齋燕集相示是何情致暢茂遒逸如此宋齊間沈謝何劉始精於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之旨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橫流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於足下之文見之矣

顧著作宣平里賦詩序

宣平里環堵之宅嘉木垂陰疎篁孕清友生顧君寓之所也前相國宜城伯夏官卿博陵公陳蓬州藏用上人賢顧君而訪之鄙夫與焉披襟嘯風境邈神王孰闕炎暑焉知市朝吾君則超然如在天壇華頂之上意喬松可得而友也乃賦六言詩以紀會既明日屬文之士翕然而和之八音鏗其盈耳環堵爛而溢目舉國傳覽以爲盛觀太眞獲因首唱不敢遺繼之美

送蕭穎士赴東府序

先師微言既絶者千有餘載至夫子而後洵美無度得夫

天和頃東倭之人踰海來賓舉其國俗願師於夫子非敢私請表聞於天子夫子辭以疾而不之從也退然貧居述作萬卷去其浮辭存乎正言昔左氏失於煩穀梁失於短公羊失於俗而夫子爲其折衷王公交辟拒而不應從官三年始參謀於洛京家兄與先鳴者六七人奉壺開筵執弟子之禮於路左太眞以文求進以無聞見舉而不惓爲夫子羞春雲輕陰草色新碧皎皎匹馬出於青門吾徒喟然瞻望不及賦詩仰餞者自相里造賈邕以下凡十二人皆及門之選也

房州刺史杜府君神道碑

茂天爵者薄人秩韜眞機者疵世道是有草萊纓組塵埃聲利位始階而身退名始存而跡遠者見之於府君矣府君杜氏諱元徽字金剛京兆人也宗啟周封業光魯史層源演派疊萼舒英以地則因人斯大以世則令郡望族至若驟諫興王飛謀戰國垂康漢之績著平吳之功咸寵冠往賢鬱華前載斯粗舉而未能也曾祖良杞府君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贈左僕射祖士倫府君太中大夫左衛大將軍考元隱府君游擊將軍商州洵水府折衝上柱國

或導揚儒風或宣肆武烈芳傳學省勲在戎府俾昌而裕毓我令人府君貞亮居體中和成性孝慈根於素風明敏彰於羈貫唯道素是味唯還丹是慕浮碧落而雲高立秋江而鶴遠既而宗族喻良弓之業親朋示博帶之義事感於中勉而筮仕解巾署陪戎校左金吾翊府尋授左監門衛長史晁錯才識始從掌固揚雄詞賦仍聞執戟滯修鱗於汙瀆棲逸翮於榆枌摩重霄躍洪瀾將有日矣然而雅好翰墨尤工弧矢援毫露垂舍拔星落循倒薤以偕極掩穿楊而稱妙造次於是專精無怠況匪驚愚以飾智匪矯

身以徇物則儒墨兩忘也匪江湖而閑匪仁義而修則朝野一致也是用齊榮賤混淹速歲星逾所名秩乃從人不堪其望我則莫之屑其練性存神遠希彭蔑猶初志也府君之從父昆弟有懸王官宿債者簡書烟交司空星至恐責薄產殆將不給且家人嗷嗷泉壤貽懼府君憂攢於貌事甚在已遂鬻所居之業而代償焉卜遷於西郊之別墅又有至自西州者宦遊既久田屋斯變陶園兼松菊已荒江宅與桑田懼盡府君復推別墅以居之其仁愛之厚多此類也屬虜起幽都兵交中原二京弛禁六龍偏幸府君

心壯血憤志圖家國乃激勸親族糾率子弟踣木礪金有
車一乘督責遣之曰吾聞救時者無險易赴難者無遠邇
況文武繼代食君之祿者乎吾夙有林棲之契又齒髮將
暮不有處者誰保家屬汝曹行乎吾欲兼濟遂提老攜幼
集於終南時勳武爭搏齊人大擾戰血殷野殤魂嘯林丁
壯濟師婦姑行餉府君深居事外適與靜合耳絕鼙角目
無鋒刃天下鼎沸雲卧恬然伊昔漢臣擇日而不去秦客
緣源以忘返屯往泰還我無凝滯由是放蕩形役徜徉家
林州閭歸仁疆理息訟儒書仙籙開卷自得鶴侶鴻儔風

期相許實清寘上人也以乾元二年夏四月十八日遘疾終於長安居德里私第春秋六十有四夫人渤海郡太夫人高氏婉娩懿茂柔貞惠和含眞樂道合府君之志以貞元四年秋九月庚午合葬於咸陽之洪瀆原禮也長子前河北招討都統領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上柱國建安郡王食實封一百五十户季玭宣茂績於邦家施湛恩於祖考忠誠好謀沈毅能斷當禁衛之心膂總兵符於掌握皇威揚於外臣節固於中勳庸大來爵位斯集朝廷以府君垂裕道至貽謀慶深下詔褒

寵用光幽穸贈房州刺史次子冠軍大將軍兼試太常少卿季璘探賾兵謀妙通劒術致身環列亦著殊名惟伯與仲孝心罔極莫不切追遠之情循聿修之旨爰託圖篆式昭令德其詞曰

休祉錫美元淳毓靈是曰哲人惟道之英風質簡遠音詞淑清優游下秩想像高冥謀能圖國射足觀德藥竈霜元書池水墨義自情感仁非教植嚮業推居宗親翼翼當夷亂華高蹈雲崖子弟從師策勳王家艱難既平吐納元和玉貌雖全促齡如何詵詵令嗣忠武濟世位崇銀章權總

羽衛是降襃贈載光幽竁撰詞揚休昭示來裔

李紓

紓字仲舒禮部侍郎希言子天寶末拜祕書省校書郎大歷初爲左補闕累遷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尋自虢州刺史徵拜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擢爲同州刺史尋棄州詣行在拜兵部侍郎反正兼知選事移禮部卒年六十二贈禮部尚書

享武成王不當視文宣廟奏

準開元十九年勑置齊太公廟以張良配享大常卿及少

卿丞充三獻官又按開元禮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敢昭告於齊太公漢留侯至上元元年敕追贈太公爲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官兼御署祝版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師張良即漢之少傅聖朝列於祀典已極褒崇今屈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伏以文宣垂教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生人已來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位加先聖之名樂用宮縣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合政經且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勲業形於一代豈宜擬諸

盛德均其殊禮其祝文請不進署其敢昭告於請改爲致祭於其獻官請準舊式差大常卿已下充

故中書舍人吳郡朱府君神道碑

極以象爲文三辰章焉地以植爲文百卉昌焉碑以誥爲文萬宇揚焉故三才之文人文爲至三代之文周文爲備秦漢承式簡而未宏魏晉繼軌則而方麗在河朔也其流靡清至江介也其細已甚以逮於亡隋焉國朝鏟邇代之弊振中古之業掌文命官發華歸本出入二百載上下十數公燦燦然與漢魏同風矣而曠士之制博而通豪士之

制英而辯道流之制制精而密君子之制直而温吳郡朱君
其君子歟諱巨川字德源嘉興人也此邦之人不學則農
苟違二業必自他邑故王父舉茂才先子舉孝廉皆在上
第君以文承祖以經傳代行中規身中度陽休於氣和積
於中而藻之以文章也年二十明經擢第嘗著四皓碑磅
礴君臣之際表章出處之跡正或蒙難顯黜於晦柔能麗
明語賢於默道宏藏衍義與定傾識者已知其有易諒佐
檢之風矣其後北戎病燕華夷爭土率先心計緣競力刑
潛不隱鱗飛不藏羽而君深居里巷鮮越户庭靡躬靡親

不以潔羞膳不獵不織不以獻溫凊行之有餘重志於學考經義之箋訓撰策書之贊敘每立新評必度常均將欲令堅超長鉞肓起疾矣又著睢陽守城論一篇以爲義者忠之徒廉者節之本苟志義以自重是臨節而可移固以探二公之心垂萬古之訓使遠難者銷聲以結舌苟生者寄愧而終身斯深於春秋而不義者遠矣御史大夫李季卿實舉賢能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戶部尚書劉晏精求文吏攺睦州錄事參軍濠州獨孤及懸託文契舉授鍾離縣令兼大理評事沔鄂聯帥獨孤問俗忻慕士程表爲從

事授監察殿中等御史數公皆人之望也士趨於門猶恐不及君辟其府未嘗有容至於幹固守成平端吏職所至蒙其福利所奉由其重輕人皆誦之君以爲恥本州牧御史大夫李涵推善里仁拜章特徵薦左補闕內供奉行以直聞文以正舉皆君之素也況官以諫爲名乎傳納從容休問昭晰由是擢起居舍人知制誥換司勲員外郎掌誥如初拜中書舍人錫以章綬凡載書之傳信者賛書之加命者詔策之封崇者慇策之褒厚者其詞必溫其道必直洪而不放纖而不繁實根作者之心無愧前人之色前後

時宰僉稱任職其小成也猶嘗秉考秀之刀尺掌條流之衡度而焦明顛於層旻飛黃頓於局路此人情所以爲慟天問之所宜賦也以建中四年三月九日遘疾終於上都勝業里私第春秋五十有九以其年七月七日歸窆於本縣西上蔡原舊塋禮也詔以侍御從之贈華州刺史俾所在州縣續食以過喪詔恩之崇終始加等朱氏之先出自顓頊吳回後也建國曰邾有儀父勤王之義去邑爲朱有平原佐漢之績博以忠輔顯雲以義烈聞從吳爲世家在晉爲冠族以至於曾祖伯道皇朝襄州司馬祖貞筠皇朝

筠州豐利縣令父循贈洗馬君即洗馮府君之元子嗚呼嘉禾之偏宰樹焉依崇邱即高大寢重潤元精之發迴復其中故君生受英華之氣歿歸隱厚之邃宜其騰振洪徽延垂慶嗣也子宿纂祖之武得君之文甫逮弱齡擢登秀士與其弟端靖定等遐護歸轄進拜先友哀託斯銘往旌不朽銘曰

猗朱君秉國文星回漢鼎歒汾丹素絢雅鄭分音扣玉氣飄雲才日新行日聞騁夷道天中身霈洪私贈朱輪勾吳邑靈海濱降精英積氤氳地貞吉宅還眞門修夜非我春

貽孫石垂後人

王璥

石浮圖銘

璥貝州人開元朝官幽州都督法曹參軍

此浮屠者唐中興七年歲次辛亥夏（闕一字）月八日宣義郎守幽州都督府法曹參軍上輕車都尉貝州王璥上為聖唐皇帝下為法界蒼生次逮七葉先亡（闕一字）俯見存眷屬之所建也究夫溺川思拯必（闕二字）楫之功火宅懷離載佚牛車之力矧乎迦維聖濟非視聽所（闕三字）賢劫乃慈悲之

理璈以頑蔽闕一字事闕一字隅左右闕二字聿加非各誓意輸歸妙造竦闕九字彼岸矣豈非丈夫潛施雄闕六字靈焉闕一字戾是故乃闕一字捨衣命構闕四字石闕二字巖衹闕一字寶樹基闕一字界則獨苑增闕七字黃陂萬頃却臨雲嶠翠嶨千重信闕四字乃昇龍之別業者也庶夫瀛桑百變闕四字在我此功與天亡極銘曰

悠哉傑聖闕一字德有闕二字我畟枉惠子殷仁得免時瘵賓賴慈闕五字運此名斤爵雛蝸起鳳跱天辰諸刼有闕五字

鄭務

務元宗時人

對卒史有文學判

有司選擇卒史以文學掌故備員有比百石已

上謫多者先求之不得訟如功令

縣官凝命化天下以人文有司慎舉闡大猷以儒行雖司徒既有詞客當國豈無髦士掌故帶經傳業射策微庸歐陽生之代業自昔斯授孔安國之家書居常時習刺六經以達士就百石以代耕曩者植杖而耘未嘗釋卷今茲栫棘而訊豈廢傳儒由是策名廷尉公門惟其自訟備員文

學卒史實以次敕以命求之自貽不得嫉詞多而有訟誣
功令而不公寧假爰書宜從告訐

李廷暉

廷暉元宗朝擢書判拔萃科

對祭社判

宋元君叩鄮生鼻血祭社人告妖

尊俎牲牢歲時享獻祭神如在明德惟馨感以此誠膺茲
介福先王令典列代通規且有生最靈惟人為貴怨嗟尚
傷於和氣淫酷豈叶於明神今叩鄮生之血以充勾龍之

祠且送終尚不致殉祭社焉可用人往諫前非撫事不遠原情據罪在法難容告以為妖或亦未可永言其虐須寘於刑

對卒史有文學判

有司選擇卒史有文學掌故備員有比百石已上誦多者先求之不得訟如功令

學以從政位將錄賢必考微言以登稍食詢諸漢制或漸通班按彼周官須當下秩若業同晁錯才比匡衡多聞闕疑果行育德三墳五典顧倚相而無慙七畧九流仰劉歆

而可繼固宜虛位允應旁求實乖與善之情而啟多訟之訴舍光易退則醜歸於訟者推誠應物復過在於有司儻其誦過萬言加以通識千古與能從事可不務乎

閻伯璵

伯璵開元時官華州鄭縣尉天寶中遷吏部郎中出為袁州刺史歷撫州徵拜户部侍郎未至卒

都堂試才賦 以平上去入為韻

原夫六官分職理化之紀綱八座設位國成之周行屬天下有道羣才向方今茲觀德足用舊章天子開司會之府

求俊選之良昭其能則平施其祿思其濫則大爲之防既作鏡於前典乃懸衡於高堂信入仕之覆簣爲登科之履霜名實斯別謀猷以昌分雁行於廣廈引魚貫於長廊明試以言率由厥道彼興邦之所急庶用賢而爲寶上之化下也猶風下之應上也如草惟德助理惟才輔政啟甲乙之科修文學之令卦列在陰之象詩著食埸之詠固藏器以俟時亦進思而體命徒觀其來須來歌以引以翼固考覆而升降隨臧否以黜陟叩兩端而不疑守大中以立極將採梢雲之幹必表凌霜之色人未易知道亦難測儻兼

瑕而錄用希萬國以不息

射宮試貢士賦 以試之射宮考藝觀德爲韻

古者先擇藝之科盡得賢之意以諸侯益祿之選用男子懸弧之事禮容斯作皆專正鵠之能藝實不同故有射宮之試於是英髦畢集弓矢皆持望其審固定以姸媸驗體正心平之方取其類者設周旋進退之度用以觀之茍三侯之不失在五善而奚疑當其立德有容凝神多暇弦開而滿月初生箭發而飛星共借推高於衆人之上所謂簡能定準於百中之先斯爲善射始則干時上國貢藝澤宮

念登科之有望冀捨矢而成功蘊破的之心每期於度內致穿楊之用終在於彀中是故節以采蘩之詩尊於在公之道謂得失之可驗故否臧而盡考爲仁在我助祭之事固宜有慶於君益地之期可俟今也時在推公人皆獻藝思呈妍於揖讓之表願騁志於操張之際動而有節君子之爭不爲發必循聲長者之容是繼必以蘊才思妙用古爲難則當追軒后弦木之功於是取驗法仲由執弓之道庶或可觀然後以射爲規以仁爲則冀大道必公於取希有司不忝其職夫如是則天下蘊藝之徒莫不望君門而

效德

歌賦并序

虞書詩言志律和聲察乎歌以形言聲以導律時其聞見聊因紙以賦曰

驗謳歌於樂府戒伶人以迭唱隨轉意合難爲形狀始趨曲以熙熙終沿風以颼颼繚繞容與逶迤超暢函五聲之參差極六律之清壯原夫蹈性以純密寬乎率心於悠曠或曲或止如墜如抗盡或可續應而不匱來無攸往去有遺意荆王感而增悲楚妃歎而掩淚察乎靡靡似游絲以

爲緒聽乎纍纍若貫珠之寫爲墜括繁言以入節同大道而無器浮而不蕩聚而不盈比擊鼓以作氣尋鳴笛以遺聲亘簫笳之異響亂楚漢之疑兵斷絕齊愛支離滯情或引商刻角或潰渭通涇思彈劒於逆旅念採菱於江汀發河激之慷慨奏滄浪之濁清賦扣角以悽切歎食薇之廉貞於是載賡載颺積思覆句引韻下散沿源上溯若寒雲凝於沙漠秋風起於燕路情激烈以懷霜氣絪縕而掩露率意縱誕耽聲指顧眷五噫之匪陋遵九章之淪悟委頓颸厲抑揚緜妙啟子均洛北之曲泉客理淮南之調或間以

彈絃或雜以長嘯陟降配德登之於郊祀一唱三歎用之於宗廟至哉但擬其形容淵乎莫見其光耀蹈迹載德流言居要九辯勤於水土二南分於周召寶鼎見於汾陰天馬來於荒徼徒觀其浩浩嫋嫋渢渢泱泱堯帝繼以虞帝禹跡盡於殷王省周詩於魯策欽漢風於沛鄉嗟人命之何幸逢天道之昭彰諒股肱之匪懈載元首之輝光制頌創雅漂齊流商督統樂教士符人康展來蘇於日域諧擊壤於皇唐附威儀之濟濟和金石之鏘鏘白雲互進綠水激揚聊以永日歌而無荒

彈碁局賦

西南之美有華山之礦石焉厎貢之珍有荆山之象齒焉於是工人創器軌物備敘豐腹上圓頹根下矩憑陵衡隧掬算師旅發號啟行兵碁迭舉赴縱奔電影亂飄風左掎右角爲鳥爲雄易心而行佚釁而動奮以武怒賈其餘勇作威以襲敵厭陣以承權建瓴桓桓謂戎馬之旋路長斜矯矯猶翰音之登天恥交綏而退旅尚彼廢而我全侔射隼以藏器眷得魚以忘筌惴惴將頹識成敗之壘壘纍纍不絕歎瓜瓞之緜緜始收功而隔澗終制敵以緣邊原夫

粲若星離偃如雲岸映垂奩而撇合拂轉巾於霧散示之以弱效羸師以設疑謀之其臧象觀兵以靜亂克乃因於通理敗不由乎強幹或應爲而不爲或當斷而不斷鄙夫遘戰而未非智者見機而已歎連連搏漠必成其鴈行歷歷登壟何異乎魚貫媿逃政以周流懃不競於奔竄諒棲遲以保險仍詭艴而長歎良工飾法以修身小人恥射以作翫鑒炯誡於博奕吾是以箴之藻翰

函谷關賦

函谷天險宏農邦鎮南據二虢北荒三晉洞開一軌壁立

千仞遝薦雙合梯苔孤峻世濁先封道康後順遠秦塞近
峭陵幽泉脈脈斷峯稜稜增隮霧杳聚堠煙凝高卑異級
坻㟁号相承靡居靡究不騫不崩實隄防之樞轄爲造化之
緘縢齊之以權衡危不可得約之以符璽信而有徵昏主
旣廢聖人以興愼終於始欲罷不能觀夫憧憧往來駱駐
成霧據於石東西十里臨其深前後咫步建瓴百二之國
扼喉三七之路幅員旣長城小而固恃元化之陰隲望藝
倫之攸序於是敕用傳禁棄繻商君本魏之公子柱史乃
周之臣符知結草之可守故習坎以無虞原夫阻河稱深

因山爲衞背宇宙之衝連阡陌之勢萬方納款百工獻藝四旁磔攘諸侯之政典一丸成功陪臣之邪說直指天符變稀莬之末橫分地維弛旃旗之贄聿修綱紀以遏醜戾或懸門而不發殊勇夫之重閉懷德維寧將鎮其細既皇漢之辟國實扃鐍於新安固之胡易舍之則難復襟帶於故道徒頹壞而未乾善孟子之禁暴惡臧孫之謬官存古訓以是式庶斯文之不刊

河橋賦以山河魏國寶爲韻

壯三輔之雄極非魏國其伊那總魏國之繁隘非斯橋而

豈他條山左臨高障東連於渤海晉關右抱浮梁西截於長河却頓鐵牛駭浮川之魍魎旁飛畫鷁驚入浪之黿鼉竹筰其維不虞於奔濤壁赫金鑠斯纜何懼於層冰皚峩川有梁兮闓閒於揭涉王在鎬兮有格於來訖蓋取諸益其不謂何故馬卿之歎爾斯題請觀即事尾生之濡焉守死夫奚足多豈比夫虹能象之不可以來往鵲能塡兮不可以經過若斯之利用吾賓薦之士亦可歌頌諸侯之盛績樂王化之雍和爾其薄煙霏霏初日杲杲遠之而望勢侔神造既似乎瀑布之界天台又似乎蓬萊之横海島虛

其內則用當於無疏其間則屈而且抱憑險作固夾咽喉之重關用否而通連秦晉之長道東西水滸義非待於秦求襟帶山河固可兼於魏寶爾其憧憧往還曳曳空間華柱上征殊馬援之標界石臺中聳若鼇力之負山偉哉武侯時賞茲國況天樞要作限通塞旁達無垠下臨不測舟形崎巇似火龍之飲川梁勢綿緜疑海鵬之駢翼其拯物也有來斯適其濟時也遐方不亟非夫蓄巨川之運迴斡地之力則何能掄梓材以當路臨要津而作式守此道也夫有何極然而物有成規國有虛費信彼才之可取奚此

橋之獨貴使夫朞不日以獻珠連城而出魏

鹽池賦 以天造靈物資人食爲韻

坤之美兮焉可以測鹽之池漭沆兮劃開於郇瑕之側廓平陸而無際浸長天之一色前對條山照峯巒之巀嶭却隣安邑對城樓之嶷岌其出形鹽也狀雄虎之蹲於長野攫拏兮布濩其吐精光也如白日之昇暘谷照爛兮熻赩既似乎鏡湖之不遠又似乎渤澥之在即是以我良牧宣風千里褰帷憑軾覩茲池兮荷上天之報覩茲鹽兮恤下人之食意者以爲季布鎮乎股肱黃霸蘊其輔翊不爾何

魚鹽川澤之用饒土潤鹹鹺之利飭天人之緊列則有典有乎百姓之攸迷而不知不識粢矣郊甸丕哉庾億且覩其皎皛池濱皚峩嶙峋髣髴珪璧依稀碝珉入澤遐窺喜晴天之遠曙隔林斜望訝瓊樹之驚春餌之者若茹膏之客捧之者疑獻玉之人況生殊播植動必合時爲諸侯之賞愛入嘉賓之賦詩嗟乎其皎皎兮于川之湄其郁郁兮于川之坻有美玉之價沈之而不汙有君子之德涅之而不緇利入桓公之論名留謝氏之詩充郡國之珍產實亭育之攸資永言沈鬱必由光拂可取於人況鑒於物懿夫

天不秘寶地不藏靈可以和梅羮之調鼎致君於堯舜可以偶服鏞之入薦效祉於勳名爾河汾之寶信同天造豈若分溝塍之綺錯則萬頃花明帀井田之周環則千里雪皓由斯言𢀸有美自天幸無委於泥淖將以報於陶甄

對諸侯祭判

私廟三室將置新主家老毁檐主人訟之所由以非禮免之

毁廟遷主告終稱嗣父昭子穆將順從時之典易檐改塗恐墜思先之戚儀雖仍舊禮則謀新初致孝以觀德終因

心而崇敬歲聿云暮祭則有倫守宗祏之威儀率由殷奠考新宮之成式虔奉外除所謂斯人未明古道訟彼家老自貽不臧

周太師蜀國公尉遲公祠廟碑

有周上柱國蜀國公河南尉遲迥字居羅代人也與魏同祖乃胙岳瀆因部立家遂雄荒服父俟兜尚太祖姊昌樂大公主贈太傅長樂郡公秉操中和率心純嘏無命早世公七歲而孤天授禮樂神資文武合乾元昴宿之祉得雲中金陵之氣稟昌樂胎教之德聞長樂庭訓之旨觀時俯

仰與道周旋大統初仕魏散騎侍郎歷大丞相帳內都督
尚魏金明公主封西都縣侯亳社未遷天人主饋虞賓載
祀茅土增封四年進爵爲公轉車騎將軍領侍中尚書僕
射珮倚兼璽劒橫重紱元戎載瞥端揆允釐十六年拜大
將軍時侯景詐梁蕭紀叛蜀委公以上國之甲靖偏方之
盜假公以垂天之翼虞轂中之斡公於是承廟算出銳師
張我軍三覆之勢踵敵人七擒之跡宵加庸蜀城守皆降
詔公兼益梁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公孝思不匱色
養有違長公主春秋既高西南夷威懷允洽自家刑國重

荷温凊之詔歆至書勞仍頒袞冕之錫旌其伐也改寧蜀郡公中領軍綱弟因兄寵安固公順子策父勳豈獨長安置郊勞之禮成都刋德政之頌周之興也換小宗伯督隴右十二州后稷仕虞且尊君命伊尹去夏未虧臣節陶唐之美無易至公進公蜀國公邑萬戶總秦渭文康十四州軍事累遷大司馬册太師加上柱國師傅之地非賢不居軍國之重唯才是寄俄拜大右弼又拜大前疑將付昇安危授相州總管宣皇晏駕周鼎方移晉京上流非無陶侃魏廷舊史尚有王陵是年京師將徵公公以隋公當權辭

不受代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諸呂擅朝幾亡劉氏新都納女竟覆漢宗公子魏安公沁東之敗也公綠巾尚整猶背城請戰黃龍既潰則登樓自裁公志匪圖全誓將死難不憚征繕以勸事君恒畢心而禦侮因見危以授命嗚呼壽在黃髮位為元輔生不敢齒沒有疑年史之闕文從古也公凡仕二代易九朝內設官師歷職三十四外建侯伯撫封五十六五增邑徙封忠不辱隋節能奉上唯幼孫獲宥而門子從韋唐武德中朝制改葬飾終追舊國禮缺於曩日表墓思人天澤流于異世開元丁丑歲上選建

衆哲輯寧庶邦相州刺史張公嘉祐先相國河東恭肅公之介弟作時膏雨爲廟瑚璉立朝則兼掌巡徼佐郡則預叅師律至於建節是邦也教以肅政以清起忠貞之廟制享獻之祀初公之下車問俗而郡稱多祟公曰匹夫匹婦強死者猶能爲厲況蜀國公言足昭行可則大象之際獨爲純臣毀家紓國既書於直史藴藻潢汙未孚於前代二千石既荷重祿闕修殷薦其取戾也宜哉我是用發私藏之俸則崇宮壯構轉他山之石則豐碑頌成陵谷不遷永昭洪烈

唐若山

若山魯郡人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開元中出爲潤州刺史

登仙遺表

世祿暫榮浮生難保惟是登眞脫屣可以後天爲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樂也張留侯去師赤松是畏其生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志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早悟昇沈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元關偶得丹訣黃金可作信淮南之昔言白石可延察眞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

蓬島非遥遐瞻帝闕不勝犬馬戀軒之至

沈諒

諒開元二年賢良方正科擢第

對賢良方正策

問朕聞理國莫尚乎任賢命官必資乎選衆堯舜以聲不以度考覈良難殷周取德兼取言徵求匪易朕所以載懷經術之彥夕遺其寢虛佇藝能之士朝忘其飢子大夫光我弓旌應斯揚擢爲政作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亦有令躅宜敘立身之志各言從官之才至如七輔八元施何綱

紀十臣四老正何得失並陳事迹兼詳名氏夫朝會古禮登享舊章九儀式辨其賜六贄各明所執雍時起自何年亳社立於何代天士地士此何所封諸布諸嚴彼何所主又穆邦家而濟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動植而益黎元五材之用何要工商兩業在俗何先文武二柄適時何急凡此數科不獲雙美必去者方於去食可存者同夫存信朕將親覽爾等明言

對臣聞時雨作解靡物不滋春雷發聲羣蟄漸覺聞者明詔咨九牧闢四門光燭巖藪恩覃側陋葵藿仰惠以納景

山川有開而出雲使草茅微臣幽賤朽質忝旌賁陳芻蕘瞻璠臺之穆然預煙閣而伏對此臣之鴻造也敢不瀝誠哉臣聞堯之光宅也以親九族以命百官舜之登庸也以察萬人以齊七政大禹拜臯陶伯益惟其昌言武王問黃帝顓頊存乎至道此四君者文思濬哲恭儉高明仁以創制慎乎體國思借力以任重簡遠以安人故選賢以居位先事而後爵則考績以庸取人必才賦納獻可濟度言狀庶存茲矣伏惟陛下豐功厚利資始萬物以統天執契含元富有八方而纂聖家道以正庶績咸凝師師滿雲火之

庭濟濟盛龍光之列尚紆神睠更睟天儀思仁壽之登域緬前王以作鏡雖軒轅之徇齊藏用重華之好問察言未足以扶轂大明驂乘元聖臣聞之遊大海者難爲水窺聖門者難爲言陛下侔造化而作法尊道德以垂範敬宗廟以示孝愛臣子以興仁懷蠻夷以廣德抑禎祥以崇理禮經大備四海共職而朝宗樂物至和百獸來庭而率舞至於爲政安人之蹈則微臣何足以知之其餘備父母之體以立身欽聖人之化以從官之問則願竭其愚臣惟忠孝可以從官奉陛下之法以自理守陛下之職以自安以之

居處則莊以之戰陣則勇是陛下軼堯舜之上愚臣忝比屋之封臣雖不才則亦有志矣昔者風后力牧仲容庭堅相與謀謨於有熊之朝弼違於納麓之運講信而脩睦肆直而惠和垂衣裳作舟楫分州土敘星辰其紀綱也如此其後閎散周召園黃綺季鎬京得之爲心膂漢儲得之爲羽翼終能牧野清明惠皇不廢其救失也如彼夫國有五服朝聘申其貢禮有五經享祠肅其首職方品其遠邇宗伯辨其瑞玉乃開封壝是設方明錫之以盤纓衮裳執之以圭璧羔鴈泰之立雍畤也將以禘其自出周之居亳社

也亦以戒於不臧臣又聞先王之制禮法也以勞定國汰哉漢武曾是黷神採少君以端信庶欒通之貞固帳甲乙樹旌頭望嶧山祈石室天士地士不治於昏淫諸布諸嚴何裨於風雨乎聖策以三教立言歷代彌勤成軌制以化時較醇醨而景俗此聖君合懸解之旨而小臣慚默識之明然臣亦嘗聞之矣夫禮者始諸飲食盛於冠婚分而為陰陽轉而為太一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二氏包虛無而含寂滅長性靈而已宜去於斯傳曰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則士德優矣若乃神農之肇皇業揉木

爲耒弦木爲弧皇帝之開帝功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器以成務稼惟人天利以通財阜國周用苟能全人天可違乎故臣願抑商而進工也大哉武之爲功赫矣師之所處象震耀而舉垂雲雷以揚宣威而山河蕩容訓誓而煙塵動色可以定禍亂可以翦暴強頑者牝雞之晨陛下潛龍或躍提白蛇之劒揭翠鳳之旗入於北軍兵皆袒左氛祲殄滅日月光華此神武之壯觀謹對

劉清

清開元五年進士

止水賦 以清審洞澈涵容爲韻

觀夫太古之初乾坤定列有坎方一德之大成江河四瀆之別注仙海以環流度星橋而靡竭立體清靜舒光朗澈觀五行以獨舉潤萬物而齊悅豈惟以善下之故長應流行抑亦能遇坎則止以竭爲平居荒野而不動合寒虛而自清晝則烟雲亂出夜則星象羅生若乃湖稱青草澤若雲夢淺深瀠渟表裏寒洞當朱陽之夏晩遇白露之秋仲紫關之鴻雁飛來綠浦之漣舟風送既能止而利物所以歸之者衆亦有鳳凰之沼明月之潭每澄流於庭院常不

注於東南蒙寮宲之玩洽渾琴酌而相參以游以賞如液如涵若英賢之取則類貞咸之是湛屆夫玉宇初晴風颷載寢籠碧天而似鏡展紅霞而若錦納眾影而不遺比羣情而特甚用使至人覩之而心察智者樂之而情審達士愛而欲臨高節闡而願飲復乃養龜鶴藏魚龍怪石積明珠重虛以受物謙而克從有一人兮充賦每咨歎於淵松飾清顏而自肅希止水而今逢則知無美惡以畢鑒豈徒取乎矯容

崔鎮

鎮開元五年進士天寶時官倉部員外郎

尚書省梧桐賦以託根得地藏器待時為韻

惟皇立極建都河洛會府疎庭珍木咸若偉梧桐之嘉遇竟因人以勝託傾鳳翼於朝陽偶鵷行於祕閣貴有常尊靜為躁君花繁翼子榦直謀孫履素至潔體柔常存揭日月以矖穎舍雨露以流根豈與夫龍門半死嶧陽孤植齊萬籟而混吹合千巖以共色勁質冰摧而朽人莫識高標風折為樵人所得求知音於爨燃論分理於繩墨且問之以死生又焉議夫通塞故至人以全身遠害君子以自強

不息失其理山林不足以攝生順其道朝市何妨乎育德
梧桐生矣自遠而至輕去無何之鄉不居有過之地謂繁
華兮國人服媚吾獨後春而翠謂搖落兮物情共棄吾亦
先秋以悴不改節以邀利不立名而自異必居常以待終
將百慮而一致大年椿榦指雲豫章簡簵貞勁桂椒信芳
百果甲坼於金谷千林花發於河陽實繁者皆折材用者
先亡我異於是于何不臧布清陰於仙署棲白雲於帝鄉
旁連杞梓俯接琳瑯蔚金蟬之氣色耀錦帳之輝光我封
我樹無臭無香後天年於社櫟用當代於甘棠得喪齊致

語默兩忘吾不知夫支離之德何獨擅而自出蘧瑗之智何獨卷而自藏復有翦刻爲圭琢磨成器龍章鳳軫金符玉瑞平君子之心戒王者之戲晉侯得之諸侯僭至子野得之元鶴來暨雖信美於疇日未若茲辰之佩仁履義我求懿德於是乎在疏相比遠相待以其彙征成而不宰譬諸草木生植有時除惡務本樹善務滋引之斯至摧之斯離角弓兮有什杕杜兮陳詩敢告在位如何不思念茲在茲順事恕施苟求夏陰與秋實無拔楊以樹荚

北斗城賦以池塘生春草爲韻

昔炎漢之開國宅咸陽而設規闢都邑之壯麗紛制作而多儀象蓬島以疏嶽擬天河而鑿池館倚南山擻雲霞而上出城侔北斗仰星漢而曾披何爽鳩之代謝驗驪騵之運虧是以作之者不處居之者不爲祚我神唐丹青焜煌峻址雲矗層譙錦章纂賴壞以疊形凝皓粉以飛光門結黃金之石櫓施白璧之璫堞盤紆於曲檻池徑復於圓塘城勢逶迤若臺岑之隱映樓形宛轉似崑崙之相望接千門之宮闕通八達之康莊既而鑾駕西巡嚴扃啟晨羽衛咸集聲明克陳登睥睨以清夜聽畢逋而候春儼雄戟以

耀武振鵷行而拱辰夕沈煙雲之色曉流車馬之塵引祥暉之爛漫吐佳氣而輪囷於是歲發青道池隍煦早堞霧縈林岸風柔草暖懸竇以彌譙飾祟隅之增好映春水之澄澄納朝陽之杲杲惟壯勢之崢嶸達洪規而鎮京望浮雲之黑水對翔鳳之丹楹配宗子之永固等皇家之不傾俯賓庭而贊義終自惡其輕生

張甫

甫開元二十三年進士

花萼樓賦以花萼樓賦一首并序為韻

粤若帝業盛惟皇家宅秦都雍枕梁通巴開別館以對赫
飾離宮而再華敘溫恭之深愛沐棠棣之榮花當其代邸
初構華池方鑿鴻雁新來潛龍未躍磐石利建維城固作
授東華之門飛蓋西園之樂升降五位周環四託維梓
維匠爰謀爰度建綵樓規層閣欒櫨跂翼以攢鬭枝牚杈
枒而相拄凌兢雲垂業岌星錯風恬氣隱雨霽煙廓中坐
平望數香街之往來憑檻下覲盡天京之郊郭厲丹鳳陵
白鶴浮網玲瓏流光灼爍陰移翠仗影碧潭之清泠日上
金題照錦林之花萼帝曰惟休順豫而遊躋攀初極眺覽

還周登萬樂或歌或舞列千品乃公乃侯莫不傾赤縣竭
神州士女都集衣冠盡留悉觀聖旨共仰皇猷揜宮扉則
聞簫聲之下漢卷珠箔則覩天人之在樓至若乃趨是求
立喻政有光於聽覽事無妨於農賦邈以迴出花容玉質
綺樹紛映類仙臺之下空天光照臨若秦樓之上日列衆
牕以啟扉疏重門而央室紅塵晝斂則數之疑千綠雲暮
屯則望之如一理孝光大敦敬則友撫安戎狄調六合以
爲家敦睦友于冠百王而爲首化猷方行土無不弁演湯
禹之仁惠灑唐虞之頌聲士庶從而言曰觀其壯則知至

尊之攸處察其功則知萬人之是與欽其號則知昆弟之相穆見其儀則知君臣之有序此聖情方在於元邈豈小人之賦能舉

陶舉

舉開元二十三年進士

花蕚樓賦 以花蕚樓賦一首并序爲韻

粤若稽古大哉皇家叶聰明於六聖敦孝友於四遐睦親以相及樂韡韡以同華漢后龍宮建邸園之水樹梁王鴈沼通禁夜之烟花仍峻隅以立制葺重樓之可嘉嘉其

謂何感物而作取諸棠棣目以花萼既揆日而爰諆亦占星而是度奢必去泰儉而匪薄素壁照耀以霜牖丹桂翕赩而霞錯疊欒櫨之夭矯繞軒楹之周流雖麗萼之不足實規模而寡仇秦王祈年之觀漢武井幹之樓在縱驕而彼得豈輿奇而我儔若乃百寮望幸一人流眄君御下而觀風臣登高而獻賦信布澤而昭德豈徒樂而是務衒徑且千鄽閑如一察遠近而皆盡指纖微而匪失前卷珠簾後却疎牖分渭北之川光別終南之峯首千門迴霽百陌徽明翠幄凝烟暖青軒以霽映紅荷浸水嬌綠浦以縈盈

咨諆景暇遊務晨并爰居爰處載笑載語萬人是察九族惟敘猶側聽於輿言或敢揚於君舉

高蓋

蓋開元二十三年進士

花萼樓賦以花萼樓賦一首并序爲韻

開元中歲天子築宮於長安東郭有以眷夫代邸之義舊者中宮起樓臨瞰於外乃以花萼相輝爲名蓋所以敦友悌之義也銀牓天題金扉御闕俯盡一國旁分萬里崇崇乎實帝城之壯觀也是時海内賓薦之士咸遊仙署馳神

纍日以待問於有司有司盛稱茲樓並命賦之小子庸蔽敢同頌美辭曰

惟唐六代盛德被於幽遐彌元都暨丹穴掩扶海與流沙莫不推福祚之攸永極威靈之所加敦本既同夫義軒之日睦親又比乎棠棣之花裂土苴茅以表慶錫珪分瑞以聯華信可以受無窮之祉而保乂我皇家者哉迺命有司濬池隍繕城郭將崇大壯之義載考方中之作繚垣牆周乎舊宮設井榦而爲新閣既準既繩以揆以度望馳道而通禁林走建章而抵長樂攢畫栱以交映列綺牕以相薄

金鋪搖吹以玲瓏珠綴含煙而錯落飾以粉繪塗之丹艧飛梁迴繞於虹光藻井倒垂乎蓮蕚信神明之保護亦列仙之憑託於是乘輿乃登夫翠輦而建華旒鈎陳警道兮環衛周命期門使按蹕將有事乎娛遊太龍驤首以啟路八駿騰光而夾輈且肅肅以穆穆幸夫花蕚之樓然後層軒四敞聖情周顧遙窺函谷之雲近識昆池之樹綠野初霽分渭北之川原青門洞開覽山東之貢賦亦以崇友悌之德勸農桑之務豈止唯臨鄠杜之郊空指邯鄲之路而已哉且壯麗難匹光華匪一馮禁掖以孤明隱垂楊而半

出赫盻盻以宏敞肅隱隱而靜謐非匠氏之奇工梓人之妙術孰能至於是哉歲如何其歲之首花萼樓兮對仙酒顧比華封兮祝我聖君千萬壽歲如何其歲始正花萼樓兮開御醬顧同吉甫兮頌我聖君億載聲蓋聖人去有欲反無名深宮皓素高居穆清觀羣材之樂業朝諸侯而嚮明即知華夷欣慶冠帶混并均五氣之善叶三光之精嗟乎時難再得歲不我與跡已混於沈滯心未齊於出處此小子之所以瞻梁棟以自非仰雲霄而失序

樊系

系開元時第進士調校書郎歷涇縣尉遷尚書員外郎

對列侯實封判

得甲爲列侯以名田縣道所由以違新制合沒官訴云雖已受封實未之國不伏仰處分

五等疏封三壤咸則其於疆里各有區分甲忝居列侯且未之國威儀有翼雖委質於清朝日月其除終望歲於嘉穀爰在芃野是用占田將植油油之苗莫獲芃芃之稼未侵侯甸之服且近蠻夷之郊於典章而莫違取縣道而何害所由未詳漢制恐奪齊人將欲入官無寧非法

馬逢

逢開元時人

西郊迎秋賦以題為韻

稽夫王者御極上法璿衡分五方以辨位察四時以作程節既云徂躬履端而御極氣之將始必出郊以親迎然後人心不惑君德用明是時火官戚寢金精氣浮有司來奏詰旦迎秋皇帝乃齋心以待曉御袞龍以垂旒俄而金闕戒辰司魚鑰以撤鍊玉漏將曉直雞人以獻籌乘輿乃駕赫奕皇州天仗倏以雲合風旗閃而星流馳六飛以啟道

騰八駿以夾輈祝三辰與七宿儼公卿與與諸侯在位則其
帝少皥配坐則其神蓐收我皇乃順時候育黔黎佩白綬
執白圭盛德在金就金方以蕆事西成有望出國門以面
西豈比夫簫鼓徒樂於汾水玉帛空朝於會稽誠晨既畢
酒縮靈茅筵鏞謁廟粢稻充庖日轉天旋既將歸於北極
雲行雨霈匪空自於西郊是月也天地始肅秋冬將布勞
我農夫張我王度疑獄在斷命司寇而按囚徒遠方來賓
發天兵而開武庫然後人畏威而自正俗知禁而刑措休
祥畢至則河湧靈圖慶賜遂行乃山呼聖祚於赫哉國容

既備時令將徂樂萬姓以雍熙總百川而奔注余亦願於

賓王效武賁而作賦

崔譚

譚開元時判入高第調赤縣尉除侍御史遷司勳員外郎

歷左司郎中

對賜則出就判

甲賜則有司令出就訴云未成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任良列官以同而異故周分六職懸

教理之文禮辨九儀正邦國之典惟甲位荒王爵寵受公

車賜則當五命之差等威陳七就之數既圖龍鶡之象亦
分金玉之飾大赤以朝關諸異姓之伍太白爰即崇乎四
位之封彼已之詞誠組總之未備有司之令意彝倫之是
疑國容此欺爾瞻何在子有車馬不馳不驅禮尚威儀不
軌不物寘以典憲允乎清明當是負霜之凶非爲遇雨之
吉

氾雲將
對吏脫幘判
對城邑判
鄭少微
授張均等加階制
對文可以經邦策
對儁書判
對圍碁判

對小吏歡言判
對移貫判
憫相如賦
袁參
上中書姚令公元崇書
孟友直
將作監主簿孟友直女墓誌銘
尉遲士良
周太師蜀國公碑陰記

夏侯銛
安定公主不得合葬王同皎墓駮議
宋儋
報友書
嵩山會善寺故大德道安禪師碑銘
崔令欽
教坊記序
教坊記後序
常東名

唐思恒律師誌銘

楊休烈

大唐濟度寺故大德比邱尼惠源和尚神空誌銘

陳光

大唐大溫國寺故大德進法師塔銘并序

常允之

重修臨高寺碑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九十六

氾雲將

雲將開元中官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對吏脫幘判

得丁爲吏脫幘挂縣門而去斷不應爲

學古入官式著墳典陳力就列聞諸聖人丁則鯫生頗爲高尚欽陶公之五斗初聞折節同方朔之一囊且安卑位作勞州縣早結梁生之悲挂幘公門晚慕伯魚之操齊季鷹而命駕不俟秋風想仲翁之辭榮近歸蘿月江湖道邈

狎魚鳥而爲羣龜墨信榮將松菊而齊致況大君有命廊廟須才旌帛日貢於邱園山林不容於隱遯欲將無悶未可即依

對城邑判

甲將仞邑乙不從命比周狗以屬之損乙

侯伯之城中五之一苟不以度事或有虞甲恪居官曹愼固封守會大夫之爲政必葺其垣晉獻子之城周先仞其邑豈謂澤門之晳見詛於邑中之子于垣載關於詩頌眷言於乙深昧從時且人之比周既貽官謗而牆之隙壞誰

執其愆令遐邇乂寧邊鄙不聳苟不從命亦何懵焉遽喉夫𣜩棄人何甚況屬於古令出惟行欲加典刑可以理遣

鄭少微

少微滎陽人開元時對策擢第官中書舍人歷金部員外郎戸部郎中

授張均等加階制

門下中大夫行中書舍人張均等竝藻珪璋騰華綸綍文行致美駮議惟精肅侍嚴禋咸稱盛禮宜覃行慶之典俾承加等之榮可依前件

對文可以經邦策

問三雄鼎立四海瓜分魏氏獨踞於中原孫劉割據於南土五勝更襲惟受命以當塗四大居尊咸仗義而稱帝二十八宿指躔次於何方三十六郡列封疆於何所醇化懿綱非無寬猛之規愛國治人自有弛張之度皇皇祖考並建鴻名眇眇子孫俱闕失德為功業之厚薄而存亡之後先至如獻納忠規縱橫武節既自方於樂毅或見比於張良各有其人詳諸史傳所行事迹咸試縷陳

對漢氏失德魏圖爰啓孫劉建號脣齒相依咸能廓帝緒

以定業振皇綱而握紀雖數有五勝運鍾當塗而土無二
王終殊霸業然則封疆畫界俯稽於地理瞻星揆景仰煥
於天文東井發曜於梁岷傍分蜀漢南斗連輝於吳會遠
接荆衡詳魏土之分野當畢昴之躔次伊洛列三川之郡
曹公居四隩之中毗陵在吳華陽惟蜀疆理所得其在茲
乎至於開國基行政令垂統履順永傳來葉創業興緒克
昌後昆咸終數代一何倫比雖鴻名休德將崇貽厥之謀
而繼代守文頗著聿脩之美是以堂構始於祖考功業由
於厚薄負荷因其子孫存亡以之先後至於忠規動俗武

節冠時異代齊名孔明自方於樂毅死而可作文若偶比於張良懐獨見之明既一謀於匡濟行闔合之策終不謝於孫吳謹備諸前庶幾萬一謹對

對傭書判

甲居道周以傭書爲業乙侮之折筆以笞其背

甲告他物毆人

禮訓成俗負販有尊明義在躬德威不侮講學脩業固無取於筆耕與義輔仁事必資於善誘而由衷靡及旁狎是崇疑惑子之引肘類徒人之袒背議諸私室雖一抶之何

傷列在公庭抵三尺而誰咎他物毆擊法所難逃

對圍棊判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弈棊聞寇至不輟御史以逗撓糾察

肅然北庭不敢南牧有備無患尚勞我師都護副彼軍容屬當戎旅理宜躬擐甲冑靜柝邊城焉得留翫弈棊撓師亭候懷爛柯之末技虧授鉞之良謀苟失律而否臧況慢令而致寇逗撓之罪已彰難逃糾按之明職司其舉上拘司敗以正爰書

對小吏歡言判

景與小吏歡言倨見功曹將黜不伏

智士敏德難進易退明識流鑒察微知彰與善無求於貌恭選能何限於厮役一言而善三語攸升交匪揭歡談仍諧理不乏吾事在小吏而非辠無速我尤何主吏之頗類不從棄黜深謂得宜

對移貫判

甲居兩鄉偏儉人請徙之甲辭是穀伯不合移貫

賦命多途勞生各業或務農而敦本或易地以求安潘岳閑居且樂邱園之事樊遲學圃寧忘稼穡之勤惟甲平人名編比屋和風不應地罕膏腴百穀不登兩鄉偏儉歲聿云暮年儲屢空苟貧賤而焉欲在窮途而周流適彼樂土雖美擇鄰之詞宜敬維桑將悟詩人之戒稱爲穀伯難更邑居

憫相如賦

躡長卿之絕塵邈下睎於屈宋思眇眇以入微辭蔚蔚跂而易貢鶩八紘之津涯括動植而錯綜擢篆籀於重泉斡形

聲而磐控當其奮翼巴庸前無古人拾阨灰之斷簡搜屈壁之遺文紛齊魯之老師徒騁辯於說鈴蜕筆上梗鼻端運斤專兔園之右席麈鄒枚於嚬呻顧天西之櫟社悵夜錦之未晨念絃歌之石友傷落魄於情親夫何婁人之豔豔兮感熠燿之霄光矚綺疏以託誠兮佩檄音而曷忘嗟父母之不聽兮昧彼都之臧手盼星河之照闌兮徑溯洄而往從搢紳先生而爲此歟涼德汚行既不勝誅閶闔烈女世末之諸足不下堂步中瑀琚紉幽蘭以爲裳兮鈿美玉以爲車豈無泳漢之游女兮亦有采桑之秋胡秉周禮

以律身兮諒冰雪之難渝裨化國之陰教兮飾家道之權輿爾弗安於正吉兮蒙惡聲於簡書訪舊墟於故老莽榛蕪之離離胥井乃食泉之戒修梧實曲木之規渴者勿汲暍者勿栖噫嘻余觸類取譬操觚默惟滔滔儒服相遠幾希摟處子者迷忠義之大閑窺鄰牆者闇富貴之危機斥雁幣之聘媒妁之辭墦閒之夫河閒之婦等亡羊耳未容勝負又奚獨料理十日卜之與典午耶

袁參

參開元時布衣

上中書姚令公元崇書

曹州布衣袁參頓首謹上梁公閣下參將自託於君長爲君欲用之乎參之託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懷相印不失通侯壽客滿堂黄金横帶則參請以車軌所至馬首所及而揜君之短稱君之長使天下之人不能議君矣若使君當不測之時遭不測之禍身從吏訊妻子滿獄則參請以翳翳之身渺渺之命伏死一劒以白君寃使酷殺之刑不能陷君矣若使君因緣謗書不得見察卒至免逐爲天下笑則參以一寸之節三寸之舌抗義犯顔解於闕廷使

逐臣之名不能汙君矣君有盛忿之隙睚眦之怨朝廷之
士議欲侵君則參請以直辭先挫其口不爾則更以背血
次汙其衣見陵之羞不能醜君矣若使君事至不可知千
秋萬歲後而君門闌卒有饑寒之虞則參請解參之裘推
參之哺勉勉不怠終身奉之使子孫之憂不能累君矣此
五者參之所以利君而自託也君其可乎夫人不易知知
人不易參於君非有食客之舊門生之恩今便欲自託於
君長爲君用得無不知參意而疑參妄乎然妄心實亦有
之何也參行年已半春秋客復數載黃金盡烏裘敝膚腐

齒落不得成名而親之在堂終莫有慰日暮途遠不知所為然獨念非君無足依者故今敢以五利求市於君冀君一顧見試使得慰親恐懼參聞言為必聽者出義為知已者行丈夫雄心能無感激况今以親親之故而祈德於君使君歡然卒不見拒爾後卽參尚何面目遂得默然而已哉本向時之言終不負德夫幽則有鬼天則有神鬼神之閒參所必有如使參敢負於君者則鬼神之靈其誅之敬以自盟惟君之惠信也且君以偉才四入為相艱難情僞君盡知之至於進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參之五利而許

君乎參必愚僭鰥生而自守取咎爾則君之相士何其備耶至愚殆欲窺君之鑒矣頓首頓首參今亦不敢盛稱譽上紿於君然竊自言之正參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見相以義則參之本圖若見相以才則惟君所識今幸君之力能必致參顧此時坐而相棄語曰厚利可愛盛時難再失利後時終必有悔君獨不聞鬻人之泣乎昔鬻人爲商而賣冰於市客有苦熱者將買之鬻人自以得時欲邀客以數倍之利客於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散故鬻人進且不得冰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雲之中平衡天下

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賣冰之秋而士買冰之際有利則合豈宜失時苟使君強自遲迴至冰散則君尚欲開口其事焉得哉願少圖之無爲捌人之事也參頓首

孟友直

友直開元三年官將作監主簿

將作監主簿孟友直女墓誌銘

女十一孃字心河間人也年十九適馮貞祜敬極如賓禮優侍櫛縦靡他之誓將固於同心而與善之徵竟虧於異物嗚呼哀哉春秋廿以開元二年七月二十日終於洋州

與道縣廨舍開元三年四月九日葬於陳倉縣之新平原禮也惟父與母恩深骨肉痛切哀憐方備儀於幽隧用留念於終天迺爲銘曰

天道懸遠神理難明嗟彼淑譽淪乎此生荒埏月照古樹風驚人誰不死爾獨傷情

尉遲士良

士良開元時人

周太師蜀國公碑陰記

在周之宣帝錫我別祖蜀公命曰附海至衞實齊之封胙

爾太師以守兹土況大闕幼沖豈撫寧闕人將社稷是衛且受遺旨震悼於厥心誓當仗順四征遂荒區外俾君三古闕薦瘥大盜闕國幽孺子以矯制陷純臣闕於是不克有成殆懼隕墜枕干闕師方結征東之陣闕武賁少却待鑾起未行天假滔淫既合而北志懸魏闕身行孤闕而飛白羽救兵路斷上下七旬謂姪成平郡公勤曰汝親當矢石吾已竭闕周命若之何其奮劒大呼止之不及而卒三軍慟哭夷夏慕之茍息縊死闕奉君傳闕也洎有唐撥亂反正崇德報功式闕忠貞之封更優賵贈之禮以稱敎甫

沒代垂仁闕若名臣試郡粵天下師通禮樂以布和撫幽
明以靖厲歷典凡百獨惟張公曰嘉祐相國河闕也汾吐
金景嶽生雲氣不然豈光贊紫文俾五星同舍威宣丹禁
而三柱克闕於闕代由是殿中受略鄰下分憂俗隱咸柔
政闕必舉闕我先正勤君死難闕直書副闕之誠請軒綴
斯翼庭植有幽儼惟肖以赫靈肅應虔而麗福屬夏正闕
羞告期旁午焚蕭而片雲飛蓋整策而沛澤隨車霽後宵
初天清月滿忽有雙鶴闕而去公之族有侍御史環賦膏
雨美其事鄰縣主簿郭坦以爲鶴者闕聞天闕其闕既而

秋霖昏作將害粢盛公祈以巫應時晴朗飛蝗自魏蔽日而西公祝以誠闕焉故嘉種黃茂歲則大熟百姓歌曰張公張公清且明蝗蟲避境闕成正晴闕雨闕晴公每見闕沴不常旰俗忤政閑閣引咎而異自銷京兆理劇之能闕博物乃知志以系性性正而神不違忠以奉法法一而人不犯神人從天地當此其闕魁壘闕刃投虛淪鑒象著於述職奇士傳其詳士良忝沐家聲徒知祖德闕詞闕紀諸貞石

夏侯銛

銛開元朝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歷度支金部員外郎遷
給事中
安定公主不得合葬王同皎墓駮議
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
時巳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縣所
請却祔舊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
作崔詵必訴於元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縣此意雖申
罔極之情求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請謬膺駮正敢曠司存
請傍移禮官幷求指定

宋儋

儋字藏諸廣平人開元中以宇文融薦爲祕書省校書郎

報友書

自一接拜情同弟兄沈吟緬懷固非小子之所勤及也築質前謝恐乖昔賢共擧之道晦事勿語且絕詩人匪報之實遲佪循軀緬俛未已殆將有辰矣足下多可不怪高情內含如筠斯清比蕙又暢儋不以感氣厚而修詐自廣不以撫巳多而私頌作德未致力謝馳懷宣書何陳萬一也悚息今秋盡野外草木變衰長郊蕭條風物淒緊淸都久

客莫復相親足下退食公庭睡罷私室櫛沐睎景收視解聽豈念歲華不待厭倦爲旅之士哉頃者釀玉初令絃絲正調竟欲左攜鄭君幽揹藥妙右對董叟高談道微情酣世忘浩去塵粃思足下能順試實其事爲何如哉時聞眞聲迴閒笙鶴此復異於人境耳可以息宴可以嘯歌久不閒然期今日之事也倚候騎氣自豫光臨幸甚譴馳疏不復具宋僧白

嵩山會善寺故大德道安禪師碑銘

上闕祐所闕識曠劫誰比次有闕大禪師乎禪師法諱道安

俗姓李氏闕獨闕塵惑闕被艱難行洞精苦越生於開皇洎夫大業龍戰在野烝人狼顧無家而塵垢惟深不霾珠曜冰霜惟慘不奪松貞闕乘揚闕以曳闕禪池冽淨以通原是日大師宏忍傳禪要於蘄下闕窈闕會同闕片言洞闕念闕則佛池淨其法身圓月湛於清空傳燈闕達摩納衆流以成海總闕沙以立身一香普聞千光分照闕而闕大師大師每歎曰予嘗有願當令一切俱如沙門獲所安樂學人多矣闕秀闕安闕徵請之入師受禪要禪師順退避位推美於玉泉大通也從此就闕泉足以濯漱與道而

遊不樂何求竟居嵩山會善寺焉夫日登渾天苦遥夜者
利見火闕忝爾懐晢塗我闕拂衣而起却遊以辭益指於
荆州玉泉巳而返覆年序矣闕有澇闕若夫高窻詣耶則
無務薄言神梵儀耶則無閒往教哲后躬親禪窟咨闕道
門闕而以月繫年非道妙動於時能仁感於俗安至如是
乎遂不得巳而心副於世闕或闕以闕遺義維遠悟之者
意豁而無住昧之者思絶而失常闕詬或揚而闕虚空渾
大得之同體日月融朗得以同暉始自山門徧於天下也
烏感韶樂者美克紹之闕心於禪師有之惟景龍二年二

月三日中夜禪師忽而令門弟子等謂闕以山無闕無闕深以林闕因之野火尋焚而滅惟吾之初願也操必化之闕大闕自書馳闕納闕相渝至八日遂闔户去人臥脇黑足而闕詢諸耆宿蓋云闕其聖道闕其歲時故莫得實其報闕也嗚呼是生如電隨風闕盡卽風如我隨闕從遊者不能盡造希聲者不能畢聞門人之間故有百身請代闕血闕而不得者既而闕主君輟朝可其付託侯王哀赴侑以禮儀道遠惟光闕嵩嶽焚餘起幽闕於道場瑞氣結於林頂異虹奇鳥首末連見因感盛賢之去也以子度禪師

之至探闕由下而轉高斯固道以生之德惟天縱者也以

爲教必稱師是有雙峯之學貞不愚俗自有闕洞於存沒

勝被於師資一爲聖胎一爲僧寶是以弟子慧遠者襲明

承慶演末裕源東傳之闕高標業精深寄永慕師道長懷

友風緣幽石以形言向遺履以投體式資墨客而揚德馨

闕

闕定之以清沄沄者心慧之以明定復伊何清照萬有慧

復伊何明徹重垢是訓是學惟德惟師闕俗諦闕眞如萬

法都胎五蘊何儲堂堂如月光流不極撫照餘暉取捨無

得衆所瞻仰香闕齊致雖會同然永痛斯日載奉何年解吾人之慍妙覺常存化吾人之道淨戒彌尊勿闕

崔令欽

令欽開元時官著作佐郎歷左金吾衛倉曹參軍肅宗朝遷倉部郎中

教坊記序

昔陰康氏之王也元氣肇分災沴未弭水有襄陵之變人多腫腿之疾思所以通利關節於是制舞舜作歌以平八風非惱心也春秋之時齊遺魯以女樂晉梗陽之大宗亦

以上獻子始淫聲色矣施及漢室有若衞子夫以歌進趙飛燕以舞寵自茲厥後風流彌盛晉氏兆亂塗歌是作終被諸管絃載在樂府呂光之破龜茲得其樂名稱多亦佛曲百餘成我國家元元之允未聞頌德高宗乃命樂工白明達造道曲道調元宗之在蕃邸有散樂一部戢定妖氛頗藉其力及膺大位且羈縻之常於九曲閱太常樂卿姜晦嬖人楚公皎之弟也押樂以進凡戲輒分兩朋以判優劣則人心競勇謂之熱戲於是詔寧王主蕃邸之樂以敵之一伎戴百尺幢鼓舞而進太常所戴即百餘尺比彼一

出則往復矣長欲半之疾仍兼倍太常羣樂鼓譟自負其勝上不悅命內養五六十人各執一物皆鐵馬鞭骨檛之屬也潛匿東中雜於聲兒後立（坊中呼太常人為聲兒）復候鼓譟當亂捶之皎晦及左右初怪內養麏至竊見東中有物於是奪氣褫魄而戴幢者方振搖其幢南北不已上顧謂內人者曰其竿卽自當折斯須中斷上撫掌大笑內伎咸稱慶於是罷遣翌日詔曰太常禮司不宜典俳優雜伎乃置教坊分爲左右而隸焉左驍衛將軍范安及爲之使開元中余爲左金吾倉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請祿俸每加

訪問盡爲予說之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舊遊不可復得粗有所識即復疏之作教坊記

教坊記後序

記曰夫以廉潔之美而道之者寡驕淫之醜而陷之者衆何哉志意劣而嗜慾強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懼溺聲色則必傷夭而莫之思不其惑歟且人之生身所稟五常耳至有悅其妻而圖其夫前古多矣是違仁也納異寵而薄糟糠凡今衆矣是忘義也重袵席之娛輕宗祀之敬是廢禮也貪耳目之玩忽禍敗之端是無智也心有

所愛則靦冒苟得不顧宿諾是棄信也敦諭履仁蹈義修禮任智而信以成之嗚呼國君保之則比德堯舜士庶由之則齊名周孔矣當爲永代表式寧止一時稱譽儻謂修小善而無益犯小惡而無傷殉嗜慾近情忘性命大節施之於國則國風敗行之於家則家法壞壞與敗不其痛哉是以楚莊悔懼斥遣夏氏宋武納諫遽絕慕容終成霸業號爲良主豈比高緯以馮小憐滅身叔寶以張貴妃亡國漢成以昭儀絕冢嗣燕熙以符氏覆邦家乎非無元龜自有人鑑遂形簡牘敢告後賢

常東名

東名開元十四年官鄠縣尉

唐思恒律師誌銘

道不虛行必將有授受聖教者非律師而誰律師諱思恒俗姓顧氏吳郡人也曾祖明周左監門大將軍祖元隋門下上儀同三司萊蕪郡開國公使持節洪州諸軍事行洪州刺史父藝皇朝恒州錄事參軍並東南之美江海之靈係丞相之端嚴散騎之仁厚以積善之慶是用誕我律師焉律師稟正眞之氣含太和之粹生而有志出乎其類越

在幼沖性與道合兒戲則聚沙爲塔冥感而然指誓心乃受業於持世法師咸亨中勅召大德入太原寺而持世與薄塵法師皆預焉律師深爲塵公所重每歎曰興聖教者其在茲乎遂承制而度年廿而登具戒經入夏即預臨壇參修素律師新疏講八十餘遍弟子五千餘人以爲一切諸經所以通覺路也如來金口之言靡不該涉菩薩實坊之論皆所研精天下靈境所以示聖跡也乃涉方山五臺聞空聲異氣幽巖勝寺無不經行感而遂通所以昭靈應也嘗致舍利七粒後自增多移在新瓶潛歸舊所有爲之

福所以濟羣品也造菩提像一鋪施者不能愛其寶建塗山寺一所仁者於是子而來洗僧乞食以生爲限寫經設齋惟財所極忘形杜口所以歸定門也葥秀禪師受微妙理一悟眞諦果符宿心寂爾無生而法身常在湛然不動而至化滂流於是能事畢矣福德具矣以見生爲過去則弃愛易明以遺形爲息言則證理斯切乃脫落人世示歸其眞開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終於京大薦福寺年七十有六初和帝代召入内道場命爲菩薩戒師充十大德統知天下佛法僧事圖像於林光殿御製畫讚律師固

辭恩命屢請歸閑歲餘方見許焉其靜退皆此類也屬纊之夜靈香滿室空樂臨門悠爾而逝若有迎者蓋應世斯來自天宮而暫降終事則往非人寰之可留弟子智舟等彼岸仍邈津梁中奪心猿未去龍象先歸禪座何依但追墳塔法侶悲送且傾都鄙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神禾原塗山寺東各願託勝因思陳盛美法教常轉自等於圓珠雕斲斯文有慚於方石銘曰

聖立萬法法無二門以身觀化從流討源有爲捨械無生定猴律師盡妙像教斯存我有至靜永用息言示以形逝

留乎道尊有緣有福求我祇園

楊休烈

休烈開元二十五年官京兆府倉曹參軍

大唐濟度寺故大德比邱尼惠源和尚神空誌銘

嘗聞見性爲本知常曰明幽探元珠相付法印必將有主人無閒言故如來立三世之事也大師諱惠源俗姓蕭氏蘭陵人也曾祖梁孝明皇帝大父諱瓛皇中書令尚書左右僕射司空宋國公父諱鉽給事中利州刺史紛綸蔵㽖奕世名家原大師之始誕也惠音清越閒氣沖亮稟天眞

於太和集神祐於純嘏及數歲後養必申敬動皆合理發跡契道出言有章屏金翠而室其繁華絕葷羶而劃其嗜欲超然戰勝但思出家天鑒孔明精心上感年二十二詔度爲濟度寺尼如始願也受戒和上闕寺大德尼闕道之崇也羯磨闍梨太原寺大德律師薄塵法之良也迺延師立證登壇進律僧夏歲潔戒珠日明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初大師纔至九歲遘先大夫之酷二十有七執先夫人之憂皆泣血茹哀絕漿柴毀古之孝子烏足道哉每秋天露下衰林風早棘心欒欒若在喪紀不忘孝也亦能上規伯

仲芳訓弟姪嗈嗈閨門俾其勿壞則天倫之性過人數級
夫其內炳圓融外示方便恂恂善誘從化如流亦猶獅子
一乳魔宮大噴則感激有如此者行住坐臥應必皆空慈
悲喜捨用而常寂黃裳元吉清風穆如則龜鏡有如此者
後遇高僧義福者常晏坐清禪止觀傳明殊禮印可又有
尼慈和者世莫之識知微通神見色無礙時人謂之觀音
菩薩嘗於大衆中目大師曰十六沙彌即法華中本師釋
迦牟尼之往號也非大師心同如來孰能至於此而更精
承密行親佩耿光十數年開演其後事他日大師厭世示

疾以開元二十五年秋九月二日從容而謂門人曰死生者天之常道身沒之後於少陵原爲空遷吾神也言卒右脇而臥怡然歸寂始知至人不滯於物矣嗚呼天喪門人曷以仰曷以律時大師享年七十有六即以十一月旬有二日從事於空遵理命也志無疆之德旌不刊之典不亦可乎銘曰

猗那明行足不復還至人去今逍遥天地之間

陳光

光開元二十五年官太子司議郎

大唐大溫國寺故大德進法師塔銘 并序

法師法名進俗姓高氏渤海蓨人也自錫土派姜而世官懿德姓牒代 闕 詳之矣法師天縱淑靈性與眞粹越在嬰弱已現殊表每 闕 有侘傺之心 闕 嫛婗以笑 闕 髫丱就學便耽習眞典年始 闕 歲 闕 誦萬言 闕 十二部經春秋廿而畢 闕 多劫 闕 慧異於今 闕 哉文明年中占 闕 而 闕 仙遊山 闕 將 闕 超絕世 闕 經行於 闕 中 闕 菩提樹下三明所照五蘊皆空 闕 潛 闕 播諸方 闕 衆 闕 爲 闕 著禪味利益 闕 身不 闕 門津梁萬物 闕 菩薩 闕 用如來心大 闕 羣迷將登正覺

歸依者歲廣鑽仰者日多始遷香積闕終闕溫國大德闕
由巳牽闕在闕衆藉綱維闕寺主頃之闕上座闕餘之心
雖無闕爲所應終闕清闕涅槃仍經闕身世如閱闕嗚呼
始闕師遘疾之初闕彩雲闕所及大闕道俗省問三百餘
人闕異香闕氤闕樂髣髴至闕感闕測粤丙子歲開元二
十四年八月闕日終闕十五日窆茲隧禮也弟子乘侶闕
十闕恩闕諸比丘比丘尼闕講闕密闕毒不可勝數闕爲
天地長闕人代遷闕刊記昜播徽烈闕乃銘之曰
闕相蕩薄滅闕寂闕乃爲樂如如我師淨無著音容一去

長冥實

常允之

允之開元朝官懷州獲嘉縣主簿

重修臨高寺碑并序

聞夫謂天蓋高敬授羲和之職謂地蓋廣俯窮章亥之步元珪降瑞故别於九州玉衡正時迺分於七曜伊恍惚其尚爾況泡幻之爲言豈若世雄湛然不生不滅在有爲而是空入無間而非假豪光發照徧近遠而咸燭法雨散霑普大小而同潤運其自在海變成酥現以威神移山闕三字

輕舟於彼岸濟以浮生儼高駕於長衢誘其愚子示方便力說最上乘難可以聲求難可以色見智慧具足功德巍巍者歟臨高寺者西魏字闕一書字闕一劉謙之宅捨充寺焉處高臨下茲以建號杏壇竹徑舞字闕二樓孰爲列戟之門俄成布金之地漑白石之澗斜帶逶迤枕黃軒之原傍連邐迤字闕二更興替代易侯王川嶽多沸騰征戍匪遑晏祿去公室政行私門天綱於是不恢法輪由其暫息樂崩禮壞寧復云乎遂令象教凋殘梵宇淪落歇滅之望雖異歎於蕪城慞惶之遊未殊悲於火宅若行若坐每是思惟於

戲我唐德淳仁洽歲無荒札邊盡封守鴻儒碩秀繼踵於闕一字臺赤烏朱鳫接翼於祥府仍精想道意銳念眞寂昇乾用尊於九五世界載廣於三千有若大比邱上座釋法震俗閻氏也寺主智琬俗楊氏也德祖踵美於魏公續伯見賢於太傅行袪五濁心清六塵登於仁壽之路超以閻浮之境都維那曇一俗賈氏也朝廷獲寵恃外戚而相國洛陽馳聲勞文章而佐郡濟拔貪著汲引津梁搖玉柄而開談鳫聽不去坐銀牀而入定鳥乳何驚衆比邱釋惠琬彥莊嘉闕法琇法會法海道林闕超談論曇曜希逸惠靜

等並庇影禪林凝情定水已除疑網共振頽綱彌天掞天之才詞光麗藻東山北山之部義了精微力役將候於子來制作共符於造化闕一字是或杖錫或乘杯踰嶮槎木以攸往泳淙綿桴而利涉途窮理迫便作是念言順志柔而爲譬諭喜檀施之衆以大伽藍馨衣鉢之餘以崇輪奐事惟靡豔誠無怠遑諦聽則被物如雲降伏則偃人猶草資供霧擭輜轤霆砰然後詳共工之度費審班匠之施巧經之營之不盈不縮珠貝之寶非獨漢皐松石之材寧專岱刪再加剞劂重肆彫礲勢戢脅以攢倚狀支離而分赴造

宮觀於天路日月出入於其閒浮梁柱於星躔煙霞棲泊於其表千櫨競糺大鵬垂而欲飛百栱爭高翔鸞仰而何逮松搖塵尾直對香鑪巖聳鷲頭下臨禪窟長廊窈窱曲榭周流叢階珠草而未名倒井瑞蓮而幾色璀璀粲粲金碧炯晃而燐亂煒煒煌煌丹青炳煥而昭彰映以甘泉之玉樹隱以崑崙之銀闕北據竹箭激波浪以成池南距荆衡峙峯巒以層閣塵飛劫石似拂雲衣風觸鳴琴乍傳天樂故知功高由志業廣由勤功成而其頌可宣業就而其名可著將持聖勣在勒豐碑陵谷可遷相好常住敢憑此

義不朽斯文銘曰

皇矣能仁空卽是眞青蓮矐目丹果開脣恒沙世界累刼微塵作禮圖遶誰之與鄰其一曰若比丘仁精行修究竟微妙洞達元幽言驚黑鼠先乘白牛欲設方便思伏其柔其二聲高道安業尊惠遠禪林永邁寂路忘返德洽雲揺信行風偃將植龍樹先經鹿苑其三爰始結構廣茲闕宇鐸迴風吟闕一字危雲聚叢倚闕一字立杈牙邪豎壁露銀泥繩交金縷其四遠瞻迢遞迴望崔嵬文以衆玉藻以玫瑰彫甍鳳翥畫壁龍來自然風角何必天台其五雲蔚霞爍赫奕彰灼下

極窅冥上肆寥廓瑤林瓊樹蕙樓芸閣海變成田此其如

昨其

六